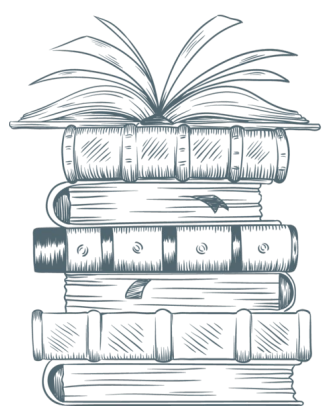


一块青砖

周萌

多年前,老街还是断壁残垣一片。有次我在路边拾得青砖一块,带回家悉心清理后,将它放上架,和那些名著经典靠在了一起。书需要打开才能读懂,而青砖,你只需扫一眼便能感受到它的气魄。

青砖是古旧建筑的精髓。它和青瓦、青苔、青石板等一起构建了一个冷静、深邃的青色空间,富有历史沧桑感。在那么久的岁月里,它几乎没有移动过,犹如一只眼,见证了从车水马龙到门前冷落的过程,见证了时代的变迁。青砖像是一个载体,载满了故事,但你又无法读取这些故事,所以它显得悠远而神秘。



先生姓杨

蒋光平

大学里给我们讲课的老师很多,但最难忘的是给我们讲授《古代文学》的杨先生。

先生中等身材,面容清瘦,虽年逾古稀且谢顶多年,但仍显精神抖擞。每次上课,要数先生的嗓子最亮,也最具魅力,这让许多年轻老师自叹不如。先生爱烟,更嗜酒,每次酒后总要吟诗作对一番。先生口音圆润温软,很有磁性。每每望着讲台上来回踱着八仙步的先生,听着他天籁般优美动人的诗句,闻着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酒香,直让人感到眼前简直一个活脱脱的李白再世。

先生给我们讲授的是《古代文学》的先秦部分,这部分讲解难度较大,但先生却将一篇篇本来枯燥难懂的古文讲得妙趣横生。记得先生首讲《关雎》一诗,他先把诗谱了曲然后吟唱,将男女情爱演绎得淋漓尽致。在先生的熏陶下,我们这群原本对古文恐惧万分的后生们居然对此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次轮到先生的课,大家总是排着队去抢前排的座位,而每次课毕,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遗憾,直感时间飞逝,于是便盼望着先生的下一次课能早到来。

先生不仅课讲得好,一手漂亮的欧体板书更是了得,在黑板上从右到左,竖排撰写,每堂课下来就是一幅绝妙的书法,让我们这群后生好生佩服。课间饭后,在向先生请教古文知识的同时也时常不忘“偷学”几招书法。每当此时,先生总是很谦逊和和蔼地向我们传授他的“十八般武艺”,手把手地教我们一笔一画地临摹每一个字,那情景如同教幼儿园的小朋友初学写字一般。末了,先生总还不无幽默地开玩笑,要我们请他吃饭,说不收学费,吃顿饭是很便宜我们的了。

虽然先生不乏幽默风趣,但他的治学却是非常严谨的,所授之诗要求每人逐首在他面前背诵,对背不出者,每每挥手,作看打之势。每次考试时,先生从不给我们指任何重点,任何人一律平等,哪怕你差半分,先生也是不会让你过关的。这让原以为上大学上课轻松好玩的我们惊讶不已,最后竟把《诗经》大部分怙屈整牙的篇章背得滚瓜烂熟。也正是在先生的严厉督促下,才使我们能专心于学业,没有在如金的青春中虚度年华。

时间飞逝,先生离我们久矣。常常的,总还会在不经意间想起先生来。真希望先生还能为我们再讲一节课!

晚霞满天的时候,父亲在院子的砖石上磨镰刀。当知道父亲明天要去割麦子,我就央求父亲也帮我磨一把镰刀,好跟他一起去割麦子。父亲同意了。他磨好了三把镰刀,说里面有一把是备用的。

第二天一早,我们带着镰刀和一瓶茶出发了。到了我家的麦田,那一大田金黄的麦子,千军万马似的展现在眼前,我不觉得有些气馁,就对父亲说:“这么多麦子,啥时能割完呀?”父亲不以为然地说:“眼怕手毒,只要下手去干,没有割不完的。”说完,他就跳进麦田,伸展左手一揽麦子,右手镰刀一挥,一片麦子就乖乖躺倒在地。

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割麦子,但在速度和气势上,跟父亲没法相比。父亲挥舞镰刀,像是在麦田里走路一样轻松。我却总是被密密层层麦子阻挡住,喘着粗气无法快速突破重围。更糟糕的是,太阳升高,阳光渐渐狠毒,晒得每根麦芒上似乎都放射着热气。

我的背部和胸前的衣服已经湿透,额头的汗水滴落到近视眼镜上,模糊了镜片,我只好把眼镜取下来,找还没有汗湿的衣角擦镜片。

流汗一多,就口渴厉害。带的一瓶水,很快被我喝了一大半。我叫父亲喝茶,他却说:“我没淌多少汗,不渴。那茶就是带给你喝的。”

我在麦田里腰酸背痛,那些麦子总是和我拉拉扯扯的,让我无法如父亲那样快速前进。我怀疑是我的镰刀不快了,就跑到田头去换备用的镰刀,可是效果仍然不理想。

看看父亲麻利的动作,我还以为是他的镰刀好使,就要和父亲换镰刀。没想到,在父亲手里挥洒自如的镰刀,到了我手里就变成了无用的废铁。父亲大笑道:“你不知道吧!你一开始使用的镰刀,才是我们家最快的镰刀。你没办法像我这样快的,我几十年的割麦子功力,哪是你这个书生能比的。你不要急,你帮我割一棵少一棵吧!”

我的手背和手臂上都有被麦芒划伤的痕迹,裸露的手臂已经被热辣辣的阳光晒成红萝卜的颜色。我的右手掌,首先是被镰刀把磨红了,慢慢在磨红的地方起了水泡,让我割麦子的动作更加迟缓无力。

带来的一瓶水已经被我喝光了,可是嗓子还是冒烟,想要得到水的

旧时建筑多用青砖。有人说青色属水,红色属火,水克火;也有人上说善若水,符合国人心中的传统审美,是一种朴素的哲学思想。青砖的制作要比红砖多道工序——水冷,所以青砖看起来像体内藏着一泓沉静的碧水。红砖是自然冷却,窑火一直在它的体内,无法解脱,故红砖有燥气。有燥气的物类注定不能长久。青砖耐风化亦耐水,所以寿命比红砖长。我相信青砖里藏着一股坚忍的力量。

书房里有青砖一块,我与历史之间的距离便近了。有时我感觉,我抚摸着安静的青砖,就是抚摸着尘埃落定的历史。对历史的解读有了实物的支撑,这种解读便会更加深刻。这块青砖仿佛是从历史身上抽出的一小块骨头。

青砖也让我想起那些坚忍的生命。

从一抔毫不起眼的泥土到一块饱经沧桑的青砖,仿佛是一个生命从无到有、从有到升华、从升华到归寂的过程。历经高温、风雨与孤独,依旧富有生命力,沉默无言中一种强大的张力让我震撼。我想起那些经历过各种苦难的祖辈父辈,他们耗尽一生的心血,努力为家人创造幸福的环境,毫无怨言;我想起那些镇守边疆的将士,整日与戈壁、黄沙、白雪为伍,远离家人与繁华,苦中作乐;我想起那些在都市里奋斗的外地人,久别亲友,如沧海一叶扁舟,但心中一直有梦想在燃烧;我想起所有面对困苦生活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的朋友……

给那些坚忍的生命,多一点爱吧。

前不久,老街保护工作终于得到了重视,那些苍老的青砖应该安心了吧。夜阑如水,我将青砖置于耳畔,食指弹之,有清音。



割麦子

刘恒菊

浇灌。父亲见我还是口渴,就扔下镰刀对我说:“来,跟我来喝水。”说着,他就过来拿起水瓶盖子,跳上田埂,向另一块低洼的田地走去。我很是惊讶,在这被烈日统治的田里,还能找到水吗?”

我跟着父亲跨过几道田埂,来到一道青草茂盛的田埂下面。只见父亲揭开田埂下一大片枯黄的草,又拿走搭在上面的树枝,原来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在那里挖了一口小土井。里面汇聚着清清的水。父亲拿水瓶盖子舀了水,递给我喝。那带着土腥气的水很是解渴,一下就浇灭喉头的暑热。

重新回到麦田,父亲仍然是麦田里的割麦大神。我这个割麦子的菜鸟,再也扑腾不起翅膀。就自暴自弃,瘫坐在田埂上喘气。可是阳光仍如滚烫的水浇淋,让人脑袋胀痛。田埂上,一小片灌木投下一点可怜的阴凉,我把脚伸过去,想得到一点点慰藉。我在幻想,那阴凉要能扩大就好了,我把脑袋也伸进去。

父亲见到我的窘状,就对我说:“时候不早了,你先回家煮饭,我马上也回家。”听到他这句话,我如获大赦,就慌忙起身往家赶,彻底做了麦田的逃兵。

其实,父亲在骗我,他只是让我早点回家,他自己舍不得早回的。那天中午,饭菜都放凉了,父亲仍然还在麦田里孤军奋战。

陪秋虫坐一会儿

卢海娟

到高音部,迪迪——迪迪——气息长久繁复,有点歇斯底里,它们大概率居住在墙根,在马齿苋的枝叶里,那声音像号子,似乎要齐心协力把房子抬起来。

一种虫像是来伴奏,嘎——嘎——声音短促,像是在试探,像是行色匆匆。

鸡惊恐不安地打着呼噜,像是气管炎病人。偶尔的,会梦游般发出低声的警告,让人心中一凛。老黑一声不吭,睡得好像死去,一条狗,夜里不是应该兴奋警醒的吗?也许是因为年老吧,老黑是条快二十岁的老狗,黄昏,我梳理它僵硬的黑毛,它用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看我。

我坐着,秋虫的歌声便不会谢幕。坐得久了,我的眼睛竟然能把许多东西从黑暗中剥离出来:院子里这一堆那一大堆小黑熊样的、长毛怪样的,不过就是大小不一的笤帚草。玉米是振臂向天的英雄,我甚至能看到叶尖上一抹绿色,像冰

遇见一场宋朝的雨

谢光明

翻开一本宋词,忽见一窗细雨。手指游走在字里行间,丝滑的雨水落在掌心,弥漫汴京城隐隐的烟火气息。这雨打湿过李清照的卷帘,也打湿过柳永的兰舟,“滴答滴答”,是宋朝渐行渐远的足音,带着丝丝缕缕历史

的苍凉和哀婉。雨打湿了伫立苏堤之上一个潇洒的风中背影,打湿了他簪花的束发和眉梢。沐雨而立的他,建筑了杭州苏堤,使江南成为一个超越地理的文化范畴,成为人人向往的柔软的精神家园。

宋朝的文明与富庶体现在方方面面,茶是其一。宋茶品种繁多:绍兴日铸茶、歙州谢源茶、峨眉白芽茶、福建武夷茶等等,其中皇家贡茶是上品。钱塘画家刘松年绘有一幅《斗茶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中山石青松下,四位男子长衫皮履,有三人带着收折雨伞,风尘仆仆赶到品茗之地。那日,想必是新茶初上市,奈何春无三日晴,雨打江南树,茶客们不得不随身携带雨具。

清明上河图里春光明媚,没有下雨,但伞在宋代已经非常普及。欣赏清明上河图,沿街一些商铺撑着大油纸伞,据说有42把之多。宋朝油纸伞撑开了宋朝多雨的天空。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有别于春秋时代《诗经》里清新活泼的灵雨,也不同于唐代懂得时节的好雨,宋朝的细雨潇潇洒洒,是挥之不去的绵绵愁怨,有着对命运的无奈和国家兴亡以及个人生死的参与与通透。

深山孤寺,晨钟暮鼓,雨点梵音声声,和雅、清澈、深满。偏爱宋朝的雨,是因为宋朝的雨落在我心头,与我内心天性的景象契合。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山野成趣,恬静安然。小雨是历史天空的留白,蕴含无限意境,以便留给人填充精神画面的空间。

小楼一夜听风雨,夜雨不可见,唯有空寂的雨打芭蕉声,一声声,空滴到天明。宋雨是一首缠绵悱恻的怨曲,动人心弦。

长亭寒蝉,骤雨初歇,柳雨的雨道尽离别的哀愁,柳雨的人生却是快意的人生,每一次离别都是走向新的开始。“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的雨下得是家国情怀。雨疏风骤,李清照的雨绵密哀怨,冷冷清清,怎一个愁字了得。宋朝的雨,有活力又忧郁,既繁华且冷落。生命需要积极的活力,同样离不开忧郁和哀愁的洗练。历史的愁闷悲苦更彰显个体生命的光彩与活力。“水光潋滟晴方好”,苏轼的雨是阴郁的土壤绽放出的鲜艳的花,潇洒清新,让人眼前一亮,心情大好,给悲愁的大宋带来难得一见的色彩。

留恋宋朝的雨,是喜欢它的真实,与人性没有隔阂。愁是愁,喜是喜,无需掩饰,更没有刻意的高调宣扬。宋朝的雨,纤尘不染,闪着自然神韵的风采,让人充满了对鲜活生命的遐思。

丝丝杨柳丝丝雨,宋朝最通透的雨,莫过于蒋捷《虞美人·听雨》里的三场雨。少年听雨歌楼上,放荡不羁;壮年听雨客舟中,四处奔波;晚年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少年,壮年到老年,以雨为线索,下的是三种人生境界。

时光匆匆已千年,千年宋雨沉淀下来,已酿成醉人的酒。人生不过是风里来雨里去的过客,不如三杯两盏淡酒,一蓑烟雨任平生,且行且珍惜。

在村小

此刻,校园里盛满了阳光
草木留下了湿漉漉的脚印,鸟鸣、花朵
长满了我们的身体
我喜欢和孩子们在这里席地而坐
在一本书中
唤醒懵懂与梦想
像一只觅食的蚯蚓
依着泥土,抛开更多的光明
多么美好啊,风不来
我们也会轻轻点头
像粉笔遇见黑板
起身时,心中便落满了岁月的
灯火与星空

(富永杰)

一粒在秋风中滚落的草籽

一粒草籽在傍晚徐徐的秋风中滚落
躺进无数马车碾压过的车辙
这是在我的家乡小路上
摄下的一个普通的收获片段
和小小的浪花一朵
对母亲来说它已经长大了
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
这是在黄土地上摔倒过的生命
所具有的生存本能和基本法则
有时瞬间的滚落是为一生拼搏

(木易)

叶子黄了

叶子黄了
我只当开了一树花
香气是忽略不计的

天晴的时候
这金黄和太阳融为一体
我只当这色彩
是春天遗留下来的

在它的掩护下
果实和叶子融为一体
一切都成了金黄的了
大地却一概不知

我只当秋天还没出发
期待才刚刚萌芽
叶,会晚点落下

(曼古乔)

以前的伏天

庄里的大小人等,都在。
碾场这么大的事,得
一家挨着一家地过。
麦子干透了,谁家的
麦场上,都火烧火燎。
一辆手扶拖拉机,
进了东家,进西家,
每一家都为它准备了一碗荷包蛋。
麦草垛长得越高,场心里
堆起来的金子就越多。

孩子们哪里知道,
大事过着过着,就成了
小事,就没事。

(石世明)

秋天的种籽

忍受了冬季的寒冷和寂寞
在温暖的春季逐渐得以新生
经历了夏季火热的考验
慢慢成熟起来
秋风里
绚丽的花瓣开始卸妆和人们告别
花蕊散发完诱人的清香
渐渐变成了一颗颗种籽
枝干不断摇曳着身躯
秋打刷刷地分手离别
撒向大地
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轮回

(白卫民)

一只蝴蝶

午后,我站在客厅窗前
看到一只小小的蝴蝶
从远处匆匆飞来
高处盘旋几周后
骤降到一簇月季花的上方
独自翩翩起舞

或许是累了
也或是醉了
趁我没大注意
刹那间落到了绿色的草地上
像是在休息
也像是在和一片叶子说悄悄话

阳光,照进我的房间
没了夏的炎热
也没到冬的寒冷
我把窗户开得很大大
想让它来我暖暖的屋里
告诉我远方的那些秘密

一阵秋风吹来
飘下几片浅黄的银杏叶
轻轻散落在蝴蝶的身旁
我看见,它扇动翅膀飞向高处
朝着来时的方向
毫无眷恋地飞走了,飞远了

(徐其文)